



SHAO XING LU XUN YAN JIU

绍兴鲁迅研究

2008

绍兴鲁迅纪念馆
绍兴市鲁迅研究中心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微雨草堂
莽原书屋

鲁迅

绍兴鲁迅研究

绍兴鲁迅纪念馆 编
绍兴市鲁迅研究中心 编

微雨草堂
莽原书屋

在深邃的夜的晦暗中，她忽然惊醒了。她惊呼着，向窗外一看，原来是一只鸟儿在她的窗前飞来飞去。她惊呼着，向窗外一看，原来是一只鸟儿在她的窗前飞来飞去。她惊呼着，向窗外一看，原来是一只鸟儿在她的窗前飞来飞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绍兴鲁迅研究·2008/绍兴鲁迅纪念馆, 绍兴市鲁迅研究中心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321-3383-3
I. 绍… II. ①绍…②绍… III. ①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文集
②鲁迅著作-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②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8181 号

责任编辑: 陈朝华
封面设计: 陈建明

绍兴鲁迅研究·2008
绍兴鲁迅纪念馆 绍兴市鲁迅研究中心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n.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204,000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册

ISBN 978-7-5321-3383-3/I · 2570 定价: 3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主 编：陈 勤 徐东波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琦 汤晓风 沈 泓 陈 勤
俞 红 徐东波 顾红亚 谢永兴

责任编辑：顾红亚

封面设计：陈建明 赵国华

目 录

鲁迅作品研究

奔向精神自由的神坛

- 鲁迅《奔月》中的嫦娥形象新论 黄 健 李火秀(3)
鲁迅《故乡》:越文化的精神解读 王晓初(13)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论《朝花夕拾》的人情世界 王吉鹏 王鹤舒(21)
《孔乙己》的艺术技巧论 徐晓光(30)

鲁迅思想研究

- 鲁迅与严复 顾红亚(43)

史海钩沉

- 亲历绍兴越城周氏祖坟的保护 张菱芳(55)
读周作人札记四题 顾 农(58)
周作人的《乐人扬珂》与李定夷的《乐人梦儿》 吴作桥(72)
鲁迅与他的乡人(六) 裘士雄(78)
“寒凝大地发春华”(上)
——四十年代末关于鲁迅文化反响(1946 年——
1949 年 10 月 1 日) 葛 涛(88)
解读鲁迅祖父周福清签发的一份“官方文件” 杨晔城(101)

鲁迅作品教与学

高中语文教材选用《拿来主义》的现实教育意义

..... 赵一航 纪学锋(105)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 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鲁迅小说《药》黑色意象解读 阮晶晶(110)

以读悟情,自主探究

——我教鲁迅先生的《风筝》 叶 英(116)

斗士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用整合阅读法另类解读《死火》 章 寅(121)

《狂人日记》的省略号 雷秋锋(126)

与鲁迅同时代人研究

德艺双馨 风范长存

——许寿裳先生生平事略 朱 慧 娄国忠(133)

副刊大王孙伏园 徐明华(143)

现当代作家作品与鲁迅因子

精神的现代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乡土文学中的“阿 Q”因子及其现实意义

..... 于 宁(151)

沙汀作品艺术风格中的鲁迅因子 赵 晴(160)

肩扛黑暗闸门的不同选择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蒋少祖形象塑造中的鲁迅

“孤独者”因子 韩 旭(171)

三味论坛

并没“速朽”的“时弊”与“文字”

——鲁迅与“后鲁迅风”作家批判视野中的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文化	古大勇 程 玖	(181)
鲁迅的茶道	钱茂竹	(194)
鲁迅反对虚伪之一例	李效钦	(199)
由文学巨匠		
——鲁迅想到的	孙卓尔	(204)

当代大学生眼中的鲁迅

鲁迅：与当代中国的对话

——辽宁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2007 级研究生		
座谈纪要	吉 瑞	记录整理(209)

生命的路

智者的眼光

——评介李何林先生对“普及鲁迅”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	段国超	(223)

书评及其他

鲁迅研究者的主体参与和体验

——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解读		
.....	张学义	(237)

鲁迅：前“承”古人，后“启”来者

——评王吉鹏、申勇主编《鲁迅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		
.....	孙丽凤	(249)

文人书法的典范

——观鲁迅手迹珍品展有感	喻革良	(253)
--------------	-----	-------

编后记 (259)

鲁迅作品研究



绍兴鲁迅研究 2008 绍兴鲁迅研究

奔向精神自由的神坛

——鲁迅《奔月》中的嫦娥形象新论

黄健 李火秀

【内容摘要】 嫦娥是上古神话中的人物，自她诞生之日，便承受了窃药、奔月的罪名，以一个负心女人的负面形象呈现在中国文化史上。嫦娥的不幸在于她从未获得作为一个复杂的精神个体具有的独立性价值，她自始就处在一种被遮蔽的状态中不断地遭受曲解、误读：起初是被赫赫有名的英雄羿的光芒所遮盖，进而被封建的伦理纲常添设的骂名所掩埋。而在《奔月》中，鲁迅从神话世俗化角度重新阐释了嫦娥奔月这一神话，刻画了一个立体丰满的嫦娥形象。本文认为小说容纳一个重要的命题，即是生命个体如何挣脱一切内外在规范的束缚，实现精神的自由与解放。可以说，鲁迅的《奔月》赋予嫦娥以全新的意蕴，是对嫦娥形象的一次去蔽与重构。

【关键词】 《奔月》 神话世俗化 嫦娥 精神自由

弗莱在构建原型理论时，曾说神话是“一个总体隐喻的世界，其中一切的一切都潜在地同一，好像它们都处在单一无限的整体之中”。^①其实就是指出了神话原型在本质上构成一种完整的象征，它超越时间的限制，成为一种民族的心理积淀物，保存在这个民族潜意识中。而文学家则是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法，揭开内含在这个象征世界里的丰富意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

鲁迅,从神话世俗化视角,对“嫦娥奔月”的上古神话重新进行诠释。小说容纳一个重要的命题,即是生命个体如何挣脱一切内外在规范的束缚,实现精神的自由与解放。可以看出,《奔月》的精神深度与思想况味在于虽取材于“嫦娥奔月”的神话,而又不拘泥于神话原型,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②。所以,在小说中,鲁迅将嫦娥放在一个复杂的精神个体的平台上重新审视,刻画了一个真实而立体化的嫦娥形象。

小说《奔月》中的嫦娥,原是神话中的人物。《淮南子·览冥训》:“姮娥窃以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张衡的《灵宪》中有较为完整的记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通过这些零散的古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大致的嫦娥奔月故事形态。嫦娥原是射日英雄羿的妻子,羿因射九日而立下战功,同时也惹恼天帝,羿因此被罚留在人间。而作为妻子的嫦娥,当然也随羿一起遭到贬谪。羿后来从西王母处求得仙药,原想与嫦娥共享以保长生不老,而嫦娥却因厌倦人间生活,偷吃仙药独自飞上月宫。至于奔月后嫦娥处境怎样呢?嫦娥因与女子三从四德的伦理纲常相悖,从此承受“负心”、“不义”的道德谴责,古人遂将嫦娥从一个风华绝代的美女变成丑陋的癞蛤蟆,以此作为对负心人的惩罚。另外,除了让嫦娥变成丑八怪,还让她承受无尽的寂寞,这在后来的诗作中可以看出,如陆畅《扇》:“姮娥须逐彩云降,不可通宵在月中”,李白《把酒问月》中的“月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李商隐《嫦娥》诗说“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杨亿《无题》诗说:“嫦娥桂独成幽恨,素女弦多有余悲。”无疑,这些诗人的臆测都打上了自我主观情感的印记,与其说是嫦娥的孤寂处境,不如说是诗人自己的情感体验。

显然,不论是将嫦娥丑化还是异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嫦娥都被定格为负面道德的符号。对于嫦娥来说,不管是作为英雄羿的妻子,还是世俗羿的妻子,都始终处于陪衬的位置,嫦娥因嫁羿而名世,也因弃羿而背负千古骂名,嫦娥始终都活在羿的阴影之下。其实,在神话中,一直都悬置一个巨大的问号,即嫦娥为什么窃药,为什么要弃羿奔月?这是神话当中留下的空白,后来研究者也作过各种各样推断,但都难于回答这一问题。由于处于以道德为本体的传统文化体系的架构下,后人从嫦娥两大罪状:窃药,奔月的外部行为对其横加指责,这种从外在的伦理道德,理性规范等来评判嫦娥,构成了对嫦娥奔月真相的另一种不同程度的遮蔽。

而鲁迅的小说《奔月》,无疑是对嫦娥窃药奔月原因的一种大胆补白。小说展现了嫦娥在世俗化的人间,所承受的多重内外在异己力量的规范与束缚,以及她如何进行突围,最终实现了精神上的涅槃,奔向自由的生命历程。嫦娥宁愿背负千古骂名仍毅然弃羿奔月,是对世俗生活的抗争、对庸俗社会的反叛,是主体自我意识的清醒与自觉,是奔向精神的自由与解放的神坛。

鲁迅将故事拉到现世的世俗生活场景中,是一种反陌生化的处理。即把聚焦的镜头拉向人们熟知的日常生活,现实的人演绎世俗事。小说通过横断面的描写,勾勒出作为世俗人的羿与嫦娥的生活常态:羿从外面打猎回家,嫦娥对日常饮食的抱怨的情景。透过羿的踌躇、低声下气、惶恐不安,以及嫦娥的不满、怨愤,开篇即将嫦娥置于与外界冲撞的漩涡之中。小说通过羿出去打猎以及羿与老婆子、逢蒙的冲突,揭示了为了谋求生计,羿与嫦娥长年累月承受物质与精神上的逼仄,但又无可奈何的情状。可以说,由于生活中复杂的人事纠葛,世俗的生活形成巨大的网,而羿与嫦娥都被无形中困在其中,无力自拔。“偏是谋生忙,便偏是多碰到些无聊事,白费工夫!”这句话,深刻体现了琐碎、无聊、庸俗、空虚世俗生活的本质。羿遭受贬谪以后,不再向往天庭,世俗琐碎的生活,

使羿早已丧失了射日英雄的雄姿,从射封豕长蛇、黑熊猛禽,到射乌鸦,和小麻雀,生活每况愈下。“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又是乌鸦的炸酱面!你去问问去,谁家是一年到头只吃乌鸦肉的炸酱面的?我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运,竟嫁到这里来,整年的就吃乌鸦的炸酱面!”表面看来,嫦娥抱怨的是长年累月地吃乌鸦炸酱面,而其实,乌鸦炸酱面只是一个导火索,实则是嫦娥的内在力量与外在力量的第一次正面冲撞,较量,呈现出她对一成不变、故步自封的世俗生活的厌倦。一个“乌鸦炸酱面”,一个是“嫁到这里来”,由此可以看出,物质与精神、婚姻与家庭,无形或有形的外在力量,形成对嫦娥奔放生命力的抑制。

透过羿的言行,其不飞升的原因主要在于他自身丧失了回天庭的热忱与激情。与羿自甘堕落生活在世俗人间不同,嫦娥时刻都深感人生的了无趣味,她对羿的爱搭不理、隔阂淡漠,都表现了嫦娥的心有不甘。这种不甘来源于作为世俗人,却又始终对神仙生活充满渴望。对于嫦娥来说,作为人,只能过着人间的世俗生活,受着种种束缚。而对于神,却可以实现彻底而永恒的自由,过着自由自在的神仙生活。这是人与神的最大差别。其实,嫦娥不得不面对的第一层强大的异己力量,即是掌握她生杀大权的天帝。全知全能的天帝率性地将嫦娥由神贬为人,使嫦娥在人与神的角色中产生错位。而正是这种错位,使她在心理上处于非人非神的被悬置状态。嫦娥原本是天宫中的仙子,由于羿的遭受责罚,天帝附会传统的三从四德的伦理道德观念,将嫦娥随同羿一起贬谪人间,这是她最为不甘然而却别无选择的,作为羿的妻子,这是她难逃的命运。然而,嫦娥的最大欲望是成为一个自由无拘的神,实现精神的高度自由,而这就必须远离世俗的人间,远离那些纷扰的人事。飞上天庭,就意味着自由,意味着对尘世的超脱。这种欲望成为嫦娥的一种内在力量,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所以,小说中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源于嫦娥本身的生命力量的

奔突，一种寻求精神自由与生命意志的浪潮的多种力量的冲撞形成的。

如果说“乌鸦炸酱面”体现了凡尘俗世对嫦娥的束缚，那么仙药就更象征性地显示了嫦娥从尘世超脱的艰难。对于羿有仙药一事，嫦娥定是早已知晓，她却没有在羿求取仙药后立即服药飞升而去，而是长年累月多重郁积，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促使她采取行动。这种内心渴望自由与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痛楚，使她在灵与肉、身与心、理想与现实呈现某种撕裂。这是一种撕裂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也让她的飞升步履维艰。羿具有仙药的掌控权，却留而不用，而嫦娥，本应遵守三从四德的妇道，不该有任何一己的想法。所以，嫦娥奔月前，不仅受制于诸如天帝、羿、世俗、生计等外在异己力量，还表现在嫦娥本身受制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并且，作为羿之妻的身份认同，使她当年与羿一起降临人间，长久忍受窘迫的生活；在羿遥想当年射猎的雄姿时，只静静地听着，微微地笑；在羿自叹已衰老时，仍然安慰他“并不算老，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等等，都是无意识中充当着一个贤妻良母型的角色。这种角色的自我定位，显示了嫦娥是“为他在”而不是“为我在”的自我遮蔽之中，同时也使嫦娥在窃药奔月过程中出现了时间上的延宕。小说中颇具意味的细节之一是嫦娥长久地坐着看“圆窗外的暮天”，嫦娥总是坐在窗前看着天这一情景，正是对于窗外宽广的天，自由的空间的渴望与向往。另一个细节是，嫦娥抱怨总是“吃乌鸦的炸酱面”之后，嫦娥在午夜时坐在床沿喝水情景。可以看出，嫦娥在窃药奔月前的犹豫与挣扎，也体现了她在情与理、身与心多重冲撞下承受的身心负累，突出了自我情感的冲突与挣扎。她在奔月前的不满、失望、犹疑、挣扎，正表现出一个归于本真状态的嫦娥形象。可以说，没有失望过的嫦娥不是真实的嫦娥，没有犹疑过的嫦娥不是真实的嫦娥，没有抗争过的嫦娥更不是真实的嫦娥。

当然，嫦娥并非无能在人间做一个本分的妻子，勤俭持家，侍奉公婆，相夫教子。但是，嫦娥却心有不甘，她是不想也不愿成为一个庸常、琐碎的女人。对于世俗生活，她处理日常生活的能力并不差，至少比羿用巨弓箭射杀那些小动物，将母鸡看成鸽子要好得多。她的“眼睛快”，将射碎的麻雀掂量下就知放水量的能干等等，都可以看出，嫦娥并非不能过世俗生活，而是她实在是不想，也不愿意就这样过下去。所以，嫦娥最大的悲哀在于，在一个世俗的人间却向往神的生活，在一个没有自由的氛围渴望自由。而没有神的人间，没有自由的生活，是嫦娥所无法忍受的。嫦娥身陷内外在束缚力量的漩涡中，如何实现自救与突围，促使她思考采取行动。这是一个即将临产的母亲所承受分娩时的极大痛楚，是羽化成蝶过程中的痛苦，是凤凰在烈火中燃烧的痛苦，这就注定了嫦娥的奔月本身充满着某种悲壮的色彩。这种悲壮性体现了嫦娥在一个没有神、没有英雄的世俗人间，只好自己担当起制造神、制造英雄的责任，这个神、英雄就是嫦娥自己，她要实现她对自己的解放，给自己以自由，嫦娥用心与行动实现了再次成为神的渴望。

小说中最后一部分讲述羿打猎回家后发现嫦娥已奔月，并愤而射月的情形。在嫦娥奔月与羿射月之间，隐含着作者的价值判断，文本中充斥对嫦娥奔月勇敢无畏精神的肯定与赞许。鲁迅对嫦娥奔月的肯定，也从侧面揭示了鲁迅对于羿英雄失落，甘于凡庸、因循苟且的批驳。当羿发现首饰箱里少了仙药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他似乎觉得，自己一个人被留在地上了”，“当他还是孩子时候祖母讲给他听的月宫中的美景，他依稀记得起来了。他对着浮游在碧海里似的月亮，觉得自己的身子非常沉重”。当然，羿的愤怒并不仅仅因为嫦娥偷了仙药，而在于嫦娥竟敢这样背叛他、奔向更为美好的月宫生活。而这种背叛，又标志着对羿所代表的男性中心社会下威权的撼动。嫦娥这种触犯“天律”的行为，自然会引起羿的愤懑与嫉恨，于是，拿起当年射日的弓箭，用最高超的射箭

技法“飕的一声，——只一声，已经连发了三枝箭，刚发便搭，一搭又发，眼睛不及看清那手法，耳朵也不及分别那声音。本来对面是虽然受了三枝箭，应该都聚在一处的，因为箭箭相衡，不差丝发。但他为必中起见，这时却将手微微一动，使箭到时分成三点，有三个伤”。羿此时的愤怒与杀机，与之前对嫦娥所说“我呢，倒不要紧，只要将那道士送给我的金丹吃下去，就会飞升。但是我第一先得替你打算……”简直判若两人。羿的射月，成了异己力量对生命个体精神自由的打压与抑制的缩影。鲁迅以一种戏谑的态度嘲讽了羿为代表的男性中心社会的狭隘与自私、专制与冷酷，剥落了其虚假的道德伪饰。富有意味的是，与羿的气急败坏不同，嫦娥却显示了某种淡定与坚持。羿射月时，嫦娥与他正面的对峙：“大家都看见月亮只一抖，以为要掉下来了，——但却还是安然地悬着，发出和悦的更大的光辉，似乎毫无损伤。‘呔！’羿仰天大喝一声，看了片刻；然而月亮不理他。他前进三步，月亮便退了三步；他退三步，月亮却又照数前进了”。“月亮”的坚定不屈、勇敢无畏，其实就是嫦娥的精神本体与思想内核的投影。虽然，鲁迅对嫦娥奔月的行为并未唱一曲赞歌，但他在小说中对月亮的描绘可以看出，他对嫦娥奔月倾注了一股温爱与柔情。正是这股温爱与柔情，使他在刻画羿的形象时，演绎了羿在人格上的变异，精神上的冲毁以及彻底世俗化的面貌，而对于嫦娥形象，却将她在世俗化人间仍然对神、对自由的生活抱有幻想与热望。人与神、世间与天庭、崇高与卑俗的分野，使小说中浸润着作者驳羿而赞嫦娥的思想感情。

无疑，嫦娥形象，容纳着鲁迅对于时代、社会、个体等多重命题的深沉思考，饱含作者丰富的思想况味与人生感喟。《奔月》写于1926年，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而大革命高潮迭起的时候，时代的巨变，社会的动荡，外界环境的激变都促使他重新进行思考与定位。鲁迅离开沸腾的北京而偏居厦门一隅，在厦大做着轻闲的教职工作。《奔月》就是在“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

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③的寂寥的时刻创作出来的。他一方面深感人生的无聊与悲哀,认识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④,真切感受到“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⑤但另一方面,他又抱着“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⑥态度,在这种两相矛盾的心理观照下,创作了无所作为的失落英雄羿,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无所畏惧,敢做敢当,不随流俗的嫦娥形象,可以说,不管是世俗化的羿还是奔月后的嫦娥,都是作者在感受时代、社会外部环境的心理折射。

小说中的嫦娥,超拔世俗的生活、伦理道德、传统礼教等规约,实现精神的自由与解放,这无疑是与鲁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⑦,“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⑧的“立人”思想相一致的。在鲁迅看来,“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是指人对必然性束缚的反抗、对世俗性的反抗、以及由此而走向精神彼岸时所怀有的一种信仰和激情”。^⑨而正是这种“信仰与激情”使个体摆脱内外在羁绊与束缚,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与精神品格的人。嫦娥形象,是作者推崇“大士天才”“大士哲人”“精神界之战士”的思想映照。

与鲁迅“立人”思想密切相连的,是他对于女性问题的发现与关注。鲁迅在诸多著述中涉及到妇女问题,如《我之节烈观》、《娜拉走后怎样》、《寡妇主义》、《男人的进化》、《关于妇女解放》等;而笔下的女性形象也颇多,如祥林嫂、单四嫂子、爱姑、子君等。与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悲惨命运不同,《奔月》中的嫦娥是一个真正实现自我解放的新女性。嫦娥奔月,是由人到神的一个质的飞跃,而这个飞跃意味着摆脱了各种束缚,实现一种彻底自由无拘状态。小说中嫦娥奔月的最大意义在于,嫦娥并没有随同甘于凡庸的羿一起空度世俗的生活,即使在羿的射月的淫威下,仍没有屈服,仍然坚持生命自由的理想。这其实是鲁迅对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⑩推断的另一种回答,嫦娥对主体性价值的清醒与自觉,使她并不像软弱无助的祥林嫂、爱姑、子君们一样成为男